

四月盛装而行,初春里的那一场雪,已经悄无声息的撤退在光明的后面,四季交替,岁月依稀,多少人的前世今生就这样一年年老去。

去年吃的茵陈味道似乎还在味蕾里盘旋,就又见桐花发故枝了。一年过去,不管是春风得意马蹄急,还是潦倒新停浊酒杯,都抵不过雪落了,风来了,草绿了,花开了……自然而又简单。

在这自然而又简单的路上,有在公园长椅默默流泪人的无助辛酸,有在菜市场讨价还价人的精打细算,有风雨无阻奔波人的辛苦隐忍,有夜幕下羡慕万家灯火异乡人的牵挂思念……

木心说:人生在世,需要一点高于柴米油盐的品相。虽然生活营营役役,可是,我们依然要手执烟火以谋生,心怀诗意以谋爱,让日子,从尘埃里也能开出花来。

就像杜甫,几度流离,饱经磨难,在草堂里“老婆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”,依然自得其乐;就像风流才子唐伯虎,在拮据到除夕都过不去的时刻,能乐观到“岁暮清闲无一事,竹堂寺里看梅花”,没有柴米油盐就转向不要钱的风花雪月;就像宋朝的陈著,七十九岁了,家中贫困,日子清苦,却笑谈:“杯茶盏水也风流,莫负了、桂时菊候”,一杯清淡的茶水也是好的,何况,还和桂花菊花有着

让日子,从尘埃里开出花来

文/王敬群



美好的约定呢。

王尔德说: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,但仍有仰望星空。就像登顶中国诗词大会的外卖小哥雷海,生活没有给他好牌,但是他一直怀揣梦想,心中有诗,最终“于无声处

听惊雷,于无色处见繁华”,创造了别样的人生精彩。

就像余秀华,因脑瘫言语行动不便,也因此生活困顿艰难,但是她说:当我摇摇晃晃要摔倒时,是诗充当了拐杖。所以,才有了后来这样美丽的文字:“要一个黄昏,满是风,和正在落下的夕阳。如果麦子刚好熟了,炊烟恰恰升起。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,栖息于一棵芦苇,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。如此,足够我爱这破碎泥泞的人间。”

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尘埃里的时光,我们都无法避免。但如何让日子在尘埃里开出花来,这是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。哪怕,在厨房里做一个简单的炒米,也要在盘子里给它摆成个笑脸;在无伞的雨幕里,就刚好雨中即景,体验一下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洒脱;在停电的夜晚,用蜡烛和桔皮做一盏小桔灯,回忆童年的美好;在无涯外出旅游的沮丧里,捧一本书邂逅心中向往的远方……

日子如水软绵,但都有住在心里的难,刻在骨里的疼,融在血里的苦,喻在眼里的泪……我们学会让希望的漫天星光,亮透胸膛,努力匠心独具,精美一屋两人三餐四季,厚积薄发,丰富万水千山人生百年。

如此,日子会在尘埃里开花,尘埃里的花,会明媚朴素的日子。



槐花是槐树的白发

路过一处林荫道,被一阵清香俘虏,是槐花!我舔舔嘴唇,记忆里、舌尖上,满是槐花的味道。我忙给母亲打电话,问家里的槐花开了吗?母亲说,开了,等你来呢!你再不回来,槐花就老了。我连声答应,因为我知道,等我的不是槐花,而是母亲。

世上最不公平的,就是爱吧?我和母亲之间,爱永远是倾斜的,母亲总扮演着“一厢情愿”的角色。这些年,求学,恋爱,工作,我关心母亲的时间微乎其微。然而,无论我在哪里,母亲都牵挂着我,就像守着一树槐花,日复一日,等我回去,然后送我离开。

我不知道,在母亲眼里,我是否也是槐花。在花开花落里,在我回家离开间,老去的不仅有时光,还有槐树和母亲。每次回家,看着槐树下遥望的母亲,我都有种负罪感。

犹记得和母亲一起采槐花的情景。看着满树槐花,我雀跃不已,要和母亲争着采。母亲把我推到身后:太危险!我来,你在后面捋花。采槐花讲究力气和技巧,把镰刀系在长棍上,力量小,很难举起来。扳花枝则需要技巧,落点要恰到好处,不能顺着枝丫,否则,非但扳不断,枝丫反而会吧镰刀扯掉。

母亲吃力地举起棍,我惶恐站着,莫名地担心树丫会把母亲拉走。或许槐树太老,让着母亲,那些槐花枝,像往事一般轻盈,从母亲身边袅袅落下。

花如雪,发也如雪。我让母亲歇会,掸她满头的槐花。可任凭我多么用力,槐花就是不落。这槐花怎么掸不掉?母亲顿时笑起来:真不愧近视镜!那是白头发,哪是槐花。我愕然,母亲竟和槐树一样,老了!

歇口气,母亲又干起来。槐花飘落,白发闪烁。“谁教花开繁似锦,似留霜鬓照天涯。”原来,槐花是槐树的白发,白发是母亲老去的年华,照着天涯的我,和我脚下回家的路。

此刻,母亲就在我面前,可我怎么也看不清她。



门前一群鸭

文/鲁珉

老家其实养鸭子的不多,多是养鸡。养鸭的多半是小河两边的农户,因为鸭子喜水,无水不成鸭。大多幼儿都知道鸭。因为有一首儿歌就叫“门前一群鸭”。歌中唱道:门前大桥下,游过一群鸭,快来快来数一数,二四六七八。直白,易懂,就连刚刚呀呀学语的小儿都似懂非懂了。

老家的人与其说是养鸭,不如说是散放鸭。因为很少专门用料来喂鸭子。早上打开围栏,让鸭子自个儿去门前的小溪河里,自己找食。晚上,一声吆喝,鸭子便乖乖地回到了围栏中。偶尔有剩下的青菜什么的,就去进围栏里,让鸭子自个儿啄食。

杜甫家可能养了很多的鸭。“花鸭无泥滓,阶前每缓行。不觉群心妒,休牵众眼惊。”不然,就不会这样仔细地观察,就你们这群鸭子就没感觉到那个在忌妒么?不要太过于张扬,惹得众眼受惊。

宋代的鸭子,不知道是不是和现在的鸭子一样,白毛浮绿水。只是戴复古的诗中写了那个时代池塘里的鸭。“乳鸭池塘水浅深,熟梅天气半晴阴。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。”小鸭在池塘中或浅或深的水里嬉戏,梅子已经成熟了,天气半晴半阴,那一群鸭子应是最先感知的。

有人还专门花功夫研究了《清明上河图》,那画中人担子里就是几只鸭子。河中那些小黑点,放大多少倍后,看到的也是鸭子。那时的河水一定没有污染,鸭子的肉质一定非常好,熬成的鸭汤必定是上佳食物。近代的名人汪曾祺,是一个快活的老



竹韵 画/雷有明

这个世界上,很多东西都有保质期,生鲜、药品、饮料、粮食,无一例外;但书似乎没有。一本书你从前可以读,现在可以读,将来也可以读,而且有些书常读常新,你在不同时期与之相遇,还能得到不一样的启示,比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就是如此。少时懵懂,只觉阿Q的行为荒唐可笑;及至长成,发现自己身上亦有阿Q的顽愚,便多了几分理解;再后来,经历了生活的种种,发现阿Q与自己早已如影随形,怎么也摆脱不了,不由得嚎啕大哭。这个由笑而哭的读书过程,实际上也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。

这个世界上,很多的人、很多的事之间都会有隔阂,语言会有孤岛,隔行如同隔山,不同年龄的人互相交流时常存在“代沟”,而书则不然。一本好的书籍,少年人喜欢读它,中年人喜欢读它,老年人也喜欢读它,它的读者群甚至可以跨越几百年、几千年,这就是书籍的魅力,也是读书这件事的魅力。譬如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传习录》,虽然与我们隔着时光的山峦与长河,却依然能自我们的眼眉抵达我们的心间。

读书就像借着别人的天空做梦,山南山北,河东河西,可以天马行空,纵情游览,但读书又比做梦要来得真实。梦只是梦,无论做的时候再怎么酣畅淋漓,醒来后,除了些许淡淡的碎片影像,便不剩下什么了;书却不一样,你从书里得到的知识也好,见识也罢,都会伴随你的左右,成为你与世界勾连的媒介,有些甚至可以影响人的一生。

说起书,我们总能想起一些故人,一些往事。当他们从记忆的门缝里跑出来的时候,不管我们身在何地,顷刻间就会为其所吞没。我打小便爱看书,因



原来爱情可以这么简单

文/武华民

晚上八点多,我散步回来,途径一片繁华的夜市地段。虽已入夜,但店铺里灯火通明,街上人头攒动,两边高楼房一块块电子屏幕光怪陆离。

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,我快速往家的方向。途经一个门店,台阶上一对夫妻相依的样子,吸引了我的眼睛。他们穿着工装,旁边台阶上放着工地安全帽,女的靠在男的肩膀上,相互依偎着,静静地看街对面楼上屏幕上的电影。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,大屏幕上放映着一部外国大片,好像我也曾看过。

他们静静地坐着,不断有人从面前经过,可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。他们看风景,不曾想自己也成了风景。耳边传来旁边一对中年夫妻低声谈论:“他们远离家乡,在这几工地干力气活,不容易!”“他们上班打工,下班厮守,哪怕在街头看露天电影,但有爱人陪伴,苦日子里也透着甜滋味。”

他们的对话,让我想起了家乡一对夫妻的故事。王山和妻子李玉红的相识十分偶然。王山是内蒙古人,今年大约五十岁。二十多年前,当时还是年轻人的王山,来到附近一座水库大坝上做监工。一天,天气闷热,酷暑难当,他沿着小路到附近人家讨水喝。王山走近一个小院,门开着,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轮椅上,往绳子上搭晾衣服。王山上前,向姑娘讨要一碗水,姑娘摇着轮椅给他送上了两碗。姑娘的善良,让两个陌生人从此结下了姻缘。

李玉红不忍心拖累丈夫,几度放弃治疗,但是王山不同意。“有她在,我一直觉得很幸福。有她在,这还是个家。如果没有她……我很庆幸这辈子遇到了李玉红。前半生她陪伴了我二十年,现在轮到她陪伴我的后二十年,我一定要尽我所能照顾她……”

无论是工地打工夫妻,还是家乡的夫妻,也许,他们并没读过很多的书,也不太富有,但在漫长岁月里的,他们没有考虑的太多,只想陪伴着相爱的人,一路走下去,过好每一天,在他们眼里,爱情就是这么简单。

过活

诗/张建伟

看过的多已忘记 陪伴的多已离去 我努力搜索着记忆 抚摸还算温暖的身体
星辰收起泪光 太阳跃出天际 一天一天的轮回 日子变得平淡无奇 一切都在改变 一切都好像重复自己
我熟悉的那条山谷 去年夏天曾有过洪峰 那些干裂的嘴唇和皮肤 那些滚石滚落的床面 如今花草依然
经过的烟雨人事 潮水般涌来又退去 这历历的现实和回忆 这红红闪烁的烟头 一边是灰烬残絮 一边是缕缕缭绕不已



风流可拍古人肩

文/潘玉敏

小的报刊亭,我便省下零花钱和生活费,去那儿换书,换杂志来看。时隔多年,我犹然清晰地记得自己买过的那些书籍报刊的名字,比如《宋史演义》《辽宁青年》《今古传奇·武侠版》等等。不过零花钱总是有限,我也不能一直不吃。于是,为了满足自己对于书籍的渴求,每逢寒暑假,我让父亲每天早上把我送到书店。